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► 白詩與香草美人：白居易花木、女性諷諭詩中的楚〈騷〉身影與新變風貌

doi:10.7013/CCTHCWHSNK.200112.0097

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, (4), 2001

作者/Author：許東海

頁數/Page：97-142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2001/12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7013/CCTHCWHSNK.200112.0097>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白詩與香草美人

白居易花木、女性諷諭詩中的楚〈騷〉身影與新變風貌

許 東 海

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

壹、前 言

以屈原爲代表的楚〈騷〉文學，無論創作精神與藝術成就，對於後代中國文學的發展，具有深遠的啓迪與影響。尤其是以「香草美人」爲主的創作特色，一方面既成爲楚〈騷〉比興藝術的主要代表，又同時體現出作者屈原對於當代社會、家國的政教關懷，以至於創作主體的內在情志與精神面貌。是故東漢王逸說：

《離騷》之文，依《詩》取興，引類譬諭，故善鳥香草，以配忠貞；惡禽臭物，以比讒佞；靈脩美人，以媲於君；宓妃佚女，以譬賢臣；虬龍鸞鳳，以託君子；飄風雲霓，以爲小人。^{註(一)}

註 一：見宋洪興祖《楚辭補註》中王逸《離騷經章句》之文。（台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5）頁3。

這其中實隱涵了屈原楚〈騷〉文學在藝術手法之外，深刻而濃厚的諷諭精神，誠如南朝劉勰所謂：

故其陳堯、舜之耿介，稱禹、湯之祗敬，典誥之體也。譏桀、紂之猖狂，傷羿、澆之顛隕，規諷之旨也。虬龍以諭君子，雲霓以譬讒邪，比興之義也。每一顧而掩涕，歎君門之九重，忠怨之辭也。觀茲四事，同於風雅者也。^{註(二)}

這一段論述更清楚地揭櫫了屈原楚〈騷〉的內在精神：政教關懷、史鑑意識、詩人比興、忠怨情志。因此，藉由楚〈騷〉中「香草美人」的重要精神特色，檢視它對中國文學的影響，應有其值得重視的意義。尤其是透過擬〈騷〉體或辭賦等直接傳於楚〈騷〉文學譜系之外的文學作品，應更能反映出「軒翥詩人之後，奮飛辭家之前」的^{註(三)}楚〈騷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。其中唐詩固然成為中國詩歌發展的代表高峰，然而不少詩人及其創作，似乎不免深受屈原楚〈騷〉創造精神及其特色的影響，其中以創作數量居唐代詩人之冠的白居易，正可以作為考察這一文學史現象的重要例證，特別是白氏與唐代詩壇新樂府運動。因此白居易諷諭詩中普遍出現的花木、女性等相關書寫為例，正可以檢視楚〈騷〉的香草美人身影，對於唐代詩歌創作的精神召喚及其典範意義。因此，本文乃基於過往從《詩》之六義論述白居易諷諭詩的傳統思考外，嘗試從楚〈騷〉「香草美人」的創作精神及其藝術特色，提供另一扇探索白居易諷諭詩的參考視窗，亦庶幾對這一面向論述較為不足的缺憾，有所彌補。

註 二：參見《文心雕龍義證》（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頁146。

註 三：同前註，頁134。

貳、白居易花木諷諭詩與楚〈騷〉中的香草比興

白居易《與元九書》中曾對先秦以至唐代詩歌加以論述，其中有關六朝以來文章，好詠「風雪花草之物」^{註(四)}，缺乏比興、諷諭之旨，尤令人印象深刻：

至於梁、陳間，率不過嘲風雪、弄花草而已。噫！風雪花草之物，三百篇中，豈捨之乎？顧所用何如爾。設如「北風其涼」，假風以刺威虐也。「雨雪霏霏」，以愍征役也。「棠隸之華」，感華以諷兄弟也。「采采芣苢」，美草以樂有子也。皆興發於此，而義歸於彼；反是者可乎哉？然則「餘霞散成綺，澄江靜如練」；「離花先委露，別葉乍辭風」之什，麗則麗矣，吾不知其所諷焉。故僕所謂嘲風雪、弄花草而已。於時六義盡去矣！

白氏所指「比興」，實重在闡發寄托諷諭的創作精神，並不專指「比興」手法，因此在他此下所舉有關杜詩〈新安〉、〈石壕〉等作，遂頗多賦體之作。^{註(五)}而這一特性，實際上正與白居易諷諭詩中大量有關花木書寫的創作精神互相契合。

白居易論述六朝文章中大量「嘲風雪，弄花草」，忽略諷諭精神的現象，同時也指出作品題材與創作態度兩者間的區別，因此他追本溯源地直指「《三百篇》中豈捨之乎？顧所用何如耳。」而能「軒翥詩人之後，奮飛辭家之前」的《楚辭》，正是將《詩經》中花木描寫的比興精神進一步闡發，從而塑造其完美效果與文學特色的最佳典範，也正是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辨騷》中論述屈

註 四：見白居易〈與元九書〉，《白居易集箋校》（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1988）卷45，頁2789。

註 五：參見王運熙、楊明《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》（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1994）頁397。

〈騷〉的重要精神。因此楚〈騷〉儘管並非重視《詩經》中花木書寫的原始風貌，而這一創作精神，基本上固然源自《詩經》，但已踵事增華，更富於新變。因此白居易〈與元九書〉中仍推崇楚〈騷〉富於「風人」之旨：

國風變爲騷辭，五言始於蘇、李。蘇、李、騷人皆不遇者，各繫其志，發而爲文。故河梁之句，止於傷別；澤畔之吟，歸于怨思；徬徨抑鬱，不暇及他耳。然去詩未遠，梗概尚存。故興離別，則引雙鳧一雁爲喻；諷君子小人，則引香草惡鳥爲比；雖義類不具，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，於時六義始缺矣。

白居易雖大力強調《詩經》中的比興、諷諭精神，因而有貶抑其後戰國、兩漢詩賦之作的情形，如上引的楚〈騷〉相關論述，但這並不表示白居易不重視辭賦創作，例如他也在〈寄唐生詩〉中說：「功高虞人箴，痛甚騷人辭。」^{註(六)}推崇屈原、宋玉的辭賦；其次，白居易的新樂府詩人形象，固然深植人心，但白居易從年少以來，即頗殫盡心力於辭賦之研讀與創作，不僅具有相當深厚的辭賦造詣，更成爲唐代著名的賦家之一^{註(七)}；此外，最引人注意的是，他大量以花木書寫爲主的諷諭詩，更經常具體而微地浮現楚〈騷〉的「香草美人」比興精神與藝術身影，同時也拓展出富於變創特色的另一創作面向。茲分別論述如下：

一、白居易花木諷諭詩中的楚〈騷〉身影

註 六：見《白居易集箋校》〈同註4〉頁43。

註 七：清李調元《賦話·新話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1）卷3，頁61謂：「律賦多有四六，鮮有作長句者，破其拘攣，自元、白始。樂天清雄絕世，妙悟天然，投之所向，無不如志。」

(一)花木與德行

王逸謂屈原「〈離騷〉之文，依《詩》取興，引類譬諭，故善鳥香草，以配忠貞；惡禽臭物，以比讒佞。」其中即不乏以花木比興，從而寄寓君子、小人德行之殊異，例如屈原〈離騷〉說：

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畦留夷與揭車兮，雜杜衡與芳芷。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俟時乎吾將刈。雖萎絕其亦何傷兮，哀眾芳之蕪穢。

其中蘭草尤為君子之德的象徵，故〈離騷〉中屈原每以蘭之芬芳自我隱喻，例如「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以脩能。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秋蘭以為佩。」、「朝搴阰之木蘭兮，夕攬洲之宿莽。」、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」等等，相對而言，屈〈騷〉則以蕭艾之草喻群小之不肖，故說：「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為茅。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為此蕭艾也。」於是在蘭、艾二者成為屈原楚〈騷〉中君子、小人的典型象徵。由是而反觀白居易諷諭詩中的〈問友〉，其間屈〈騷〉身影昭然可見：

種蘭不種艾，蘭生艾亦生。根荄相交長，莖葉相附榮。香莖與臭葉，日夜俱長大。鋤艾恐傷蘭，溉蘭恐滋艾。蘭亦未能溉，艾亦未能除。沈吟意不決，問君合何如。〈問友〉

這首詩中「香莖與臭葉，日夜俱長大。」、「鋤艾恐傷蘭，溉蘭恐滋艾。」正是將蘭、艾二者作為貞善與惡臭之別的主要諷諭旨趣，濃厚地流露屈〈騷〉

之旨，但白詩中蘭、艾卻進一步延伸道德意義上的對比象徵，從而使二者互相糾葛成命運共同體的關係，因此白居易〈問友〉詩雖未能具體指陳創作背景，但緣於蘭、艾兩者的這層生存關係，則確是詩人「沉吟意不決，問君欲何如。」態度的重要關鍵。這一層比興之義，則是別出屈〈騷〉之外的，故清代查慎行《白香山詩評·卷上》才說：「『鋤艾恐傷蘭』二句，卻是未經人道。」^{註(八)}

白居易諷諭詩中君子、小人意義的比興旨趣，運用了所運用的花、木，除如上引源自楚〈騷〉的蘭、艾等類植物外，亦著重借鑑更為豐富的花木題材，例如松、槐就經常成為詩人筆下君子、小人典型的化身，例如：

亭亭山上松，一一生朝陽。森聳上參天，柯條百尺長。漠漠塵中槐，兩兩夾康莊。婆婆低覆地，枝幹亦尋常。八月白露降，槐葉次第黃。歲暮滿山雪，松色鬱青蒼。彼如君子心，秉操貫冰霜。此如小人面，變態隨炎涼。共知松勝槐，誠欲栽道傍。冀土種瑤草，瑤草終不芳。尚可以斧斤，伐之為棟梁。殺身獲其所，為君構明堂。不然終天年，老死在南岡。不願亞枝葉，低隨槐樹行。〈和松樹〉

其中「彼如君子心，秉操貫兵霜。比如小人面，變態隨炎涼。」即以「松／槐」取代楚〈騷〉中「蘭／艾」的比興方式。而白居易此詩固然源於酬和元稹〈松樹〉而作，但〈和松樹〉所特別標舉的君子、小人意涵，則是元稹原詩中並未加著墨的：

註 八：（同註6）頁49。

華山高幢幢，上有高高松。株株遙各各，葉葉相重重。槐樹夾道植，枝葉俱冥蒙。既無貞直幹，復有胃挂蟲。何不種松樹，使之搖清風。秦時已曾種，憔悴種不供。可憐孤松意，不與槐樹同。閒在高山頂，樛盤虬與龍。屈爲大廈棟，庇蔭侯與公。不肯作行伍，俱在塵土中。〈松樹〉^{註(九)}

元、白兩人的酬和之詩，俱不免有懷才不遇之歎，但白氏的〈和松樹詩〉更凸顯松、槐之間，君子、小人的品德觀照，與元稹原詩強調才用的意涵顯然同中有異。因此從此一比興精神而言，白氏的〈和松樹詩〉實更深刻反映出屈〈騷〉的重要身影。

白居易運用異於屈〈騷〉中的花木作爲比興素材，從而寄託君子、小人諷諭之意者，在其與元稹相互酬和的詩歌中，也不乏這類例子。譬如元、白二人之間，以竹爲主的〈種竹〉、〈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〉等往來詩中，即可見白氏以君子之德爲比興意涵的竹木書寫：

昔公憐我直，比之秋竹竿。秋來苦相憶，種竹廳前看。失地顏色改，傷根枝葉殘。清風猶淅淅，高節空團團。鳴蟬聒暮景，跳蛙集幽闌。塵土復晝夜，稍雲良獨難。丹丘信云遠，安得臨仙壇。瘴江冬草綠，何人驚歲寒。可憐亭亭幹，一一青琅玕。孤鳳竟不至，坐傷時節闌。／元稹〈種竹並序〉

昔我十年前，與君始相識。曾將秋竹竿，比君孤且直。中心一

註 九：見《元稹集》（台北：漢京文化公司，1983）卷1，頁5。

以合，外事紛無極。共保秋竹心，風霜侵不得。始嫌梧桐樹，
秋至先改色。不愛楊柳枝，春來軟無力。憐君別我後，見竹長
相憶。長欲在眼前，故栽庭戶側。分首今何處，君南我在北吟
我贈君詩，對之心惻惻。／白居易〈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〉

元稹〈種竹並序〉所提及的白居易贈詩，特別指出「有節秋竹竿」，顯然即是君子之德的比興之義，白氏原詩似無可考，但元稹據此鋪陳君子勵節之旨，則極為顯著；至於白居易再酬的〈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感見寄〉除繼承原作的比興精神，深化秋竹之君子心外，更進一步結合梧桐樹與楊柳枝的「秋至先改色」、「春來軟無力」，對比出君子、小人的不同節操。而這一比興特色，從其精神本質而言，實與上述「松／槐」比興異曲同工，並皆取代屈〈騷〉原始的「蘭／艾」一類花木素材，然而在比興意義上，則無疑地傳承並闡發其中「香草美人」的重要創作精神。並且一致展現出「君子／小人」的道德、操守的重要意涵。

(二)花木與遇合

〈離騷〉中的花木書寫，固然不乏「君子／小人」的比興意涵，以表現屈原「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以脩能。」^{註一〇}的君子風範外，也指涉著一種文士不遇的內在情懷，故〈離騷〉說：「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」因此透過花木比興的藝術技巧，屈〈騷〉中也深刻地展現才士不遇的主題；白居易不少以花木為主的諷諭詩，都流露出類

註一〇：見〈離騷〉，（同註一）頁8。

似的不遇襟懷，從而映射出楚〈騷〉花木比興的另一面向。例如〈離騷〉中「製芰荷以爲衣兮，集芙蓉以爲裳。不吾知其亦已矣，苟余情其信芳。」作爲詩人自己「吾獨窮困乎此時。」的時命寫照。而此一借蓮、荷以比興的手法，在白居易以荷、蓮爲主的諷諭詩中也經常可見，例如：

污溝貯濁水，水上葉田田。我來一長歎，知是東溪蓮。下有青泥污，馨香無復全。上有紅塵撲，顏色不得鮮。物性猶如此，人事亦宜然。託根非其所，不如遭棄捐。昔在溪中日，花葉媚清漣。今來不得地，憔悴府門前。〈京兆府新栽蓮〉

東林北塘水，湛湛見底清。中生白芙蓉，菡萏三百莖。白日發光彩，清飆散芳馨。洩香銀囊破，瀉露玉盤傾。我漸塵垢眼，見此瓊瑤英。乃知紅蓮花，虛得清淨名。夏萼數未歇，秋房結纔成。夜深眾僧寢，獨起繞池行。欲收一顆子，寄向長安城。但恐出山去，人間種不生。〈東林寺白蓮〉

這二篇以蓮爲題的諷諭詩，白居易基本上仍十足展現他「鋪采摘文，體物寫志。」^{註(一)}的辭賦才能。其中濃厚的諷諭旨趣，則主要指涉著「託根非其所，不如遭棄捐。」因此儘管〈東林寺白蓮〉中筆觸較爲內斂含蓄，然而詩末歸旨於「但恐出山去，人間種不生。」，並且指向「長安」京城，則其運用荷蓮「物性猶如此，人事亦宜然。」的比興特色，其中文士不遇的時命慨歎，畢竟昭然若揭。也因此與屈〈騷〉中運用荷、蓮，反映不與濁世同流合污的詩人美

註一一：見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（同註2）頁270。

德，從而凸顯士不遇的基本旨趣頗為契合。尤其是〈東林寺白蓮〉透過山寺與人間(長安)的不同空間描述，即在闡明自我與外在世界的扞格不入，從而再現屈〈騷〉中以荷、蓮高潔自喻的比興特色，這是白居易以荷、蓮為題的諷諭詩，展現屈〈騷〉比興身影另一重要面向；當然白詩並非一味摹擬，在這兩道詩中，他同時又巧妙地將屈〈騷〉中自比高潔，始終不渝的荷、蓮意象，予以變形。例如在〈京兆府新栽蓮〉中，又強調蓮、荷因「託恨非其所」的時命與不遇因素，產生神情、容貌的自我改變，於是產生「昔在溪中日，花葉湄清漣。今來不得地，憔悴府門前。」的慨歎，這一層旨趣則顯然跳脫屈〈騷〉原有荷蓮與俗世對立的表現手法，巧妙地結合美人遲暮、草木零落之意，從而凸顯出時不遇的摧殘下，士人生命之花的凋零與殘破，從而成為白詩取諸屈〈騷〉身影，而又有所變創的另一比興特色。

白氏諷諭詩中透過花木比興，寄寓不遇之思的書寫旨趣，除了運用上述屈〈騷〉的荷、蓮意象外，又擴及於更為豐富的其他花木意象，例如：

城中看花客，旦暮走營營。素華人不顧，亦占牡丹名。閉在深寺中，車馬無來聲。唯有錢學士，盡日繞叢行。憐此皓然質，無人自芳馨。眾嫌我獨賞，移植在中庭。留景夜不暝，迎光曙先明。對之心亦靜，虛白相向生。唐昌玉蕊花，攀玩眾所爭。折來比顏色，一種如瑤瓊。彼因稀見貴，此以多為輕。始知無正色，愛惡隨人情。豈惟花獨爾，理與人事并。君看入時者，紫豔與紅英。〈白牡丹〉

人言百果中，唯棗凡且鄙。皮皺似龜手，葉小如鼠耳。胡為不自知，生花此園裏。豈宜遇攀玩，幸免遭傷毀。二月曲江頭，

雜英紅旖旎。棗亦在其間，如嫫對西子。東風不擇木，吹煦長未已。眼看欲合抱，得盡生生理。寄言遊春客，乞君一迴視。君愛繞指柔，從君憐柳杞。君求悅目豔，不敢爭桃李。君若作大車，輪軸材須此。〈杏園中棗樹〉

偃蹇月中桂，結根依青天。天風繞月起，吹子下人間。飄零委何處，乃落匡廬山。生爲石上桂，葉如翦碧鮮。枝幹日長大，根莖日牢堅。不歸天上月，空老山中年。廬山去咸陽，道里三四千。無人爲移植，得入上林園。不及紅花樹，長栽溫室前。〈潯陽三題·廬山桂〉

潯陽十月天，天氣仍溫燠。有霜不殺草，有風不落木。玄冥氣力薄，草木冬猶綠。誰肯湓浦頭，回眼看修竹。其有顧盼者，持刀斬且束。剖劈青琅玕，家家蓋牆屋。吾聞汾晉間，竹少重如玉。胡爲取輕賤，生此西江曲。〈潯陽三題·湓浦竹〉

豫樟生深山，七年而後知。挺高二百尺，本末皆十圍。天子建明堂，此材獨中規。匠人執斤墨，采度將有期。孟冬草木枯，烈火燎山陂。疾風吹猛燄，從根燒到枝。養材三十年，方成棟梁姿。一朝爲灰燼，柯葉無子遺。地雖生爾材，天不與爾時。不如糞土英，猶有人掇之。已矣勿重陳，重陳令人悲。不悲焚燒苦，但悲采用遲。〈寓意詩五首·其一〉

在這些運用不同花木比興的諷諭詩，其中主要旨趣即圍繞在士才與時用之

間，即如〈寓意詩〉所謂「地雖生爾材，天不與爾時。」、「不悲焚燒苦，但悲採用遲。」之意，因此與前引〈東林寺白蓮〉同為白居易元和十年，擔任江州司馬期間所作的〈潯陽三題〉^{註(一)}便在序言中提到：

廬山多桂樹，湓浦多修竹。東林寺有白蓮花，皆植物之貞勁秀異者。雖宮園省寺中，未必能盡有。夫物以多為賤，故南方人不貴重之。至有蒸爨其桂，翦棄其竹，白眼於蓮花者，予惜其不生於北土也，因賦三題以唁之。

這一期間也正是白居易撰寫名作〈琵琶行〉之際，而〈潯陽三題·序〉中所謂的「予惜其不生於北土也。」實即寄寓其貶謫南方的不遇之歎，其中浮現濃厚的「天涯淪落」之悲，而白居易〈與元九書〉中論述「諷君子小人，則香草惡鳥為比。……猶得風人之什二、三焉。」也同為此一期間所撰。據羅聯添先生所考察白樂天被貶的原因：

案樂天被貶內在的遠因，陳氏（陳寅恪）認為是樂天的父母婚配不合當時社會的禮法人情，這種看法或不無道理。但近因則是因為諷諭樂府詩及奏狀得罪了內外的當權者，元和十一年他有一封信寫給楊虞卿說：「僕始得罪於人也，竊自知矣。……在近職時，……不識時之忌諱，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於上者，稍以歌詩導之，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誠也。不我同者得以為計，謀孽之辭一發，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？加以握兵於

註一二：據朱金城謂「約作於元和10年至元和13年，江州，江州司馬。何義門云：三篇皆自寓。」參見《白居易集箋校》（同註四），卷1，頁73。

外者，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，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己而忌，其餘付離之者惡僕獨異又信，狺狺吠聲，唯恐中傷之不獲，以此得罪，可不悲乎。」^{註(一三)}

這種貶謫意識與士不遇的慨歎，普遍出現在白居易這一時期創作的詩歌，作於元和十年的〈謫居〉、〈初貶官過望秦嶺〉即直接以「貶」、「謫」為題。而前引運用花木比興的詩歌，如〈白牡丹〉，亦撰成於元和十年。^{註(一四)}亦可見白居易這類以花木為題，寄遇淪落之悲的詩歌，實與當時貶謫南遷的際遇密切的相關。而這一層創作心理及其背景，實與屈〈騷〉中「香草美人」的比興精神，以至於詩人屈原的身世際遇極為相契，這也是白居易這類諷諭詩，展現楚〈騷〉身影的另一精神面向。

(三)花木與君國

由於屈〈騷〉表現的疏放情懷，結合了大量比興的藝術技巧，正如前引王逸《楚辭章句·離騷序》中的香草美人論述，因而拓寬了屈〈騷〉的抒情效果與獨創特色^{註(一五)}。其中疏放意識下流瀉而出的濃烈君國之思及其忠怨之情，亦為楚〈騷〉花木比興的重要旨趣之一。因此其中君王固然可以化身為「荃」、「蓀」一類的香花芳草，而圍繞於君王周圍的忠臣貞士與讒佞群小，則化為不同花木的比興意涵，同時香草與臭物之間的善惡不分、是非顛倒，也成為屈〈騷〉反映君國之思，從而抒忠怨之情的重要藝術手法。例如：

註一三：參見羅聯添先生《白樂天年譜》（台北：國立編譯館，1989）頁123-163。

註一四：（同前註）頁131。

註一五：參見傅錫壬《楚辭讀本·離騷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1）頁50-52。

戶服艾以盈要兮，謂幽蘭其不可佩。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，豈
理美之能當？蘇糞壤以充幃兮，謂申椒其不芳。

屈〈騷〉的這一比興意涵及其藝術技巧，也經常出現在白居易花木類的諷諭詩中，並主要呈現為以下兩種書寫型態：(1)花木與君臣。(2)花木與賢佞。前者強調花木的期待賞愛，以為君國之用，及其失望惆悵的忠怨之情。這類作品，可以〈答桐花〉為其中典型代表：

山木多蓊鬱，茲桐獨亭亭。葉重碧雲片，花簇紫霞英。是時三月天，春暖山雨晴。夜色向月淺，闇香隨風輕。行者多商賈，居者悉黎氓。無人解賞愛，有客獨屏營。手攀花枝立，足躅花影行。生憐不得所，死欲揚其聲。截為天子琴，刻作古人形。云待我成器，薦之於穆清。誠是君子心，恐非草木情。胡為愛其華，而反傷其生。老龜被剝腸，不如無神靈。雄雞自斷尾，不願為犧牲。況此好顏色，花紫葉青青。宜遂天地性，忍加刀斧刑。我思五丁力，拔入九重城。當君正殿栽，花葉生光晶。上對月中桂，下覆階前蓂。汎拂香爐煙，隱映斧藻屏。為君布綠陰，當暑蔭軒楹。沈沈綠滿地，桃李不敢爭。為君發清韻，風來如叩瓊。泠泠聲滿耳，鄭衛不足聽。受君封植力，不獨吐芬馨。助君行春令，開花應晴明。受君雨露恩，不獨含芳榮。戒君無戲言，翦葉封弟兄。受君歲月功，不獨資生成。為君長高枝，鳳凰上頭鳴。一鳴君萬歲，壽如山不傾。再鳴萬人泰，泰階為之平。如何有此用，幽滯在巖坳。歲月不爾駐，孤芳坐凋零。請向桐枝上，為余題姓名。待余有勢力，移爾獻丹庭。

其中「體物寫志」的辭賦筆法，固然清晰可尋，卻又富於層次變化，先是借由「行者」、「居者」的不解桐花，推及「君子」的「生憐不得所，死欲揚其聲。」，卻又以「誠是君子心，恐非草木情。」迴旋出桐花的真正情志，以下便大力在「鋪采摛文」中，多面向地衍述桐花欲入「九重城」、「正殿」中，「當君」、「受君」、「助君」、「戒君」竭心盡力的忠貞之志，然而篇末則在「如何有此用，幽滯在巖壑？歲月不爾駐，孤芳坐凋零。」等句的自律、自慰中，映射出白居易借桐花比興的君國之思與忠怨之情。因而此詩雖為唱和元稹之作，但較之元作〈桐花〉中的君國、忠怨情思濃厚而強烈，筆法也更富變化：

朧月上山館，紫桐垂好陰。可惜暗澹色，無人知此心。舜沒蒼梧野，鳳歸丹穴岑。遺落在人世，光華那復深。年年怨春意，不競桃杏林。唯占清明後，牡丹還復侵。況此空館閉，云誰恣幽尋。徒煩鳥噪集，不語山嶔岑。滿院青苔地，一樹蓮花簪。自開遠自落，暗芳終暗沈。爾生不得所，我願裁為琴。安置君王側，調和元首音。安問宮徵角，先辨雅鄭淫。宮弦春以君，君若春日臨。商弦廉以臣，臣作旱天霖。人安角聲暢，人困鬥不任。羽以類萬物，祆物神不歆。徵以節百事，奉事罔不欽。五者苟不亂，天命乃可枕。君若問孝理，彈作梁山吟。君若事宗廟，拊以和球琳。君若不好諫，願獻觸疏箴。君若不罷獵，請聽荒于禽。君若侈臺殿，雍門可霑襟。君若傲賢雋，鹿鳴有食芩。君聞祈招什，車馬勿駸駸。君若欲敗度，中有式如金。君聞薰風操，志氣在愔愔。中有阜財語，勿受來獻琛。北里當絕聽，禍莫大於姮。南風苟不競，無往遺之擒。姦聲不入耳，

巧言寧孔壬。梟音亦云革，安得沴與祲。天子既穆穆，群材亦森森。劍士還農野，絲人歸織紵。丹鳳巢阿閣，文魚游碧潯。和氣浹寰海，易若溉蹄涔。改張乃可鼓，此語無古今。非琴獨能爾，事有諭因鍼。感爾桐花意，閑怨杳難禁。待我持斤斧，置君爲大琛。〈桐花〉

元、白二人唱和之詩，皆本於楚〈騷〉香草美人的君國之思，但白居易〈答桐花〉則更以「曲終奏雅」的辭賦筆法，凸顯報效君國無門之下的不遇之懷與忠怨之情。故《唐宋詩醇》說：

元詩中有「爾生不得所，我願栽爲鑑。安置君王側，調和元首音。」之句，此詩前段命意相似，所爲同者不能自異也。「我思五丁力」以下，推廣言之，放聲大作，所謂異者不能強同也。……此則纏綿濃至，一唱三歎，可知居易非無意用世者，惜旋用旋黜，不獲竟其才身。（註一六）

可見〈答桐花〉中白居易是借花木的比興技巧，展現君臣不能遇合之下的君國之思與忠怨之情，典型地具現了花木與君臣的比興意涵及其特色。此外，白居易這類諷諭詩也經常借鑑楚〈騷〉中不同花木，分別指涉賢佞的比興旨趣，從而寄寓其君國之思與忠怨之情，這是白居易花木比興的另一重要類型，例如：

人言百果中，唯棗凡且鄙。皮皺似龜手，葉小如鼠耳。胡爲不

註一六：參見清高宗御選《唐宋詩醇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71）卷20。

自知，生花此園裏。豈宜遇攀玩，幸免遭傷毀。二月曲江頭，離英紅旖旎。棗亦在其間，如嫫對西子。東風不擇木，吹煦長未已。眼看欲合抱，得盡生生理。寄言遊春客，乞君一迴視。君愛繞指柔，從君憐柳杞。君求悅目豔，不敢爭桃李。君若作大車，輪軸材須此。〈杏園中棗樹〉

前池秋始半，卉物多摧壞。欲暮槿先萎，未霜荷已敗。默然有所感，可以從茲誡。本不種松筠，早彫何足怪。〈秋池二首·其一〉

鑿池貯秋水，中有蘋與芰。天旱水暗消，塌然委空地。有似泛泛者，附離權與貴。一旦恩勢移，相隨共憔悴。〈秋池二首·其二〉

藤花紫蒙茸，藤葉青扶疏。誰謂好顏色，而爲害有餘。下如蛇屈盤，上若繩縈紆。可憐中間樹，束縛成枯株。柔蔓不自勝，嫋嫋挂空虛。豈知纏樹木，千夫力不如。先柔後爲害，有似諛佞徒。附著君權勢，君迷不肯誅。又如妖婦人，綢繆蠱其夫。奇邪壞人室，夫惑不能除。寄言邦與家，所慎在其初。毫末不早辨，滋蔓信難圖。願以藤爲戒，銘之于座隅。〈紫藤〉

〈杏園中棗樹〉中運用棗樹之賢能俊才，對比柳杞、桃李等虛有其表，華而不實；〈秋池二首·其一〉，以松筠不凋，反襯槿、荷之「欲暮先萎」、「未霜已敗」，尤其在〈秋池二首·其二〉，更在蘋、芰的比興中，進一步指

涉群小之攀附權貴，見風轉舵，深刻展現賢士與佞小的不同群相。特別在〈紫藤〉中，白居易將賢者反為小人拘絆，有志難伸，以至抑鬱以終，比方成「可憐中間樹，束縛成枯株。」其中紫藤一物正是群小的花木象徵，並且在「誰謂好顏色，而為害有餘」的讒佞描述中，清晰地指陳他們迷君惑上，則壞家國的深遠遺害，從而寄託詩人的君國之思與忠怨之情。此亦為白居易花木比興，取法楚〈騷〉香草美人旨趣的同時，還能展現詩人自我風貌的重要例證。

白居易以花木比興為書寫重心的上述三大類型諷諭詩，固然基本旨趣上仍傳承自屈〈騷〉，然而畢竟並未為屈〈騷〉花木比興的原始型態與傳統意涵所局限。因此其中也經常展現詩人獨出機杼的變創特色及其風貌。例如他曾以花木比興君子才士之「窮而後工」，按「窮而後工」固然語出宋代歐陽修^(註一七)，但在白居易〈文柏床〉中，顯已寄寓類似旨趣，並因出自花木比興之法；至於詩中「好文章」之旨，自然不如歐陽修古文《梅聖俞詩集·序》中那般辭意顯豁，但神理則極為相契：

陵上有老柏，柯葉寒蒼蒼。朝為風煙樹，暮為宴寢床。以其多奇文，宜升君子堂。刮削露節目，拂拭生輝光。玄斑狀狸首，素質如截肪。雖充悅目玩，終乏周身防。華彩誠可愛，生理苦已傷。方知自殘者，為有好文章。〈文柏床〉

尤其白居易〈文柏床〉乃作于其被貶江州司馬期間，故前人謂「時貶江州，隱然有自傷之意。」^(註一八)實與歐文中的慨歎不謀而合。

註一七：宋歐陽修《梅聖俞詩集·序》謂：「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。夫豈然哉？蓋世所傳詩者，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。……殆窮者而後工也。」參見《歐陽修全集》（台北：大東書局，1970），卷2，頁130。

註一八：（同註一六）卷19。

二、白居易花木諷諭詩的楚〈騷〉變創

(一)花木與門第

白居易諷諭詩中的花木比興意涵，有時明顯地迥異於楚〈騷〉，其中之一即指涉著寒門之士的辛酸悲愴，例如：

雨露長纖草，山苗高入雲。風雪折勁木，潤松摧爲薪。風摧此何意，雨長彼何因。百丈澗底死，寸莖山上春。可憐苦節士，感此涕盈巾。〈續古詩十首·其四〉

有松百尺大十圍，生在澗底寒且卑。澗深山險人絕路，老死不逢工度之。天子明堂欠梁木，此求彼有兩不知。誰喻蒼蒼造物意，但與之材不與地。金張世祿原憲貧，牛衣寒賤貂蟬貴。貂蟬與牛衣，高下雖有殊。高者未必賢，下者未必愚。君不見沈沈海底生珊瑚，歷歷天上種白榆。〈澗底松〉

其中論及出身門第問題，固然不乏晉左思〈詠史·澗底松〉的舊影，但仍變創地指涉國家棟材，甚至當時的牛、李黨爭，故陳寅恪即認爲：

樂天作此詩時，李吉甫雖已出鎮淮南，猶邀恩眷。牛僧孺則仍被斥關外，未蒙擢用。故此篇必於「金張世祿」之吉甫，「牛衣寒賤」之僧孺，有所憤慨感惜。非徒泛泛爲「念寒雋」而作

也。(註一九)

白居易花木諷諭詩涉及當代朝政；固然是屈〈騷〉香草美人之思的重要特色，但指陳門第出身則顯然已踰越屈〈騷〉原有的比興意涵；此外，作于元和年間的〈寓意詩五首·其五〉雖基本上仍借鑑屈〈騷〉香草美人的比興技巧，卻又變創地結合花木、蠹蟲、禽鳥三者的彼此牽聯，隱約影射當時的賢佞群相，寄遇其對政治場域中世態炎涼的慨歎^(註二〇)，從而成爲白居易諷諭詩中花木比興另一新變風貌。至於此中「啄木鳥」是否指涉當時的諫官失職，而與他新樂府〈紫毫筆〉針對諫官「譏失職」的旨趣相同^(註二一)，則因白氏既採花木比興手法，而又缺乏像〈紫毫筆〉的題下注文，因此難以論定，惟可聊供參考。而白居易

註一九：參見陳氏《元白詩箋證稿》（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1982）頁235。按陳氏所論亦可見牛、李黨爭亦涉及白居易借花木比興的諷諭詩。至於牛、李黨爭與唐代文學之關係，可參見傅錫壬《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》（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84）

註二〇：白居易〈寓意詩五首〉普遍地流露宦場的炎涼不定與擇交之難。例如〈其二〉、〈其三〉雖表現手法迥異，卻都有助於〈寓意詩·其五〉旨趣的彰顯：

赫赫京內史，炎炎中書郎。昨傳徵拜日，恩賜頗殊常。貂冠水蒼玉，紫綬黃金章。佩服身未暖，已聞竄遐荒。親戚不得別，吞聲泣路旁。賓客亦已散，門前雀羅張。富貴來不久，倏如瓦溝霜。權勢去尤速，譬若石火光。不如守貧賤，貧賤可久長。傳語宦遊子，且來歸故鄉。〈寓意詩·其二〉

促織不成章，提壺但聞聲。嗟哉蟲與鳥，無實有虛名。與君定交日，久要如弟兄。何以示誠信，白水指爲盟。雲雨一爲別，飛沈兩難并。君爲得風鵬，我爲失水鯨。音信日已疏，恩分日已輕。窮通尚如此，何況死與生。乃知擇交難，須有知人明。莫將山上松，結託水上萍。〈寓意詩·其三〉

婆娑園中樹，根株大合圍。蠹爾樹間蟲，形質一何微。孰謂蟲之微，蟲蠹已無期。孰謂樹之大，花葉有衰時。花衰夏未實，葉病秋先萎。樹心半爲土，觀者安得知。借問蟲何在，在身不在枝。借問蟲何食，食心不食皮。豈無啄木鳥，翬長將何爲。〈寓意詩·其五〉

註二一：白居易於〈新樂府·紫毫筆〉題下注謂：「譏失職也。」陳寅恪《元白詩箋證稿》謂：「樂天在翰林時實有拾遺補闕之功。觀白氏長慶集肆壹，肆貳，肆三，諸卷所上奏狀，可以爲證。又舊唐書壹陸陸新唐書壹壹玖白居易傳，通鑑貳三捌唐紀憲宗紀元和五年六月甲申條，及李相國論事集貳論白居易事條，均載憲宗謂白居易不遜，及李絳解釋之語，則樂天亦可謂言行相符者矣。然此篇之作，而又以之次於官牛一篇之後者，殆有感觸於時政之缺失，而憤慨稱職者之不多，似無可疑也。」（同註一九）頁282；故朱金城《白居易集箋校》謂：「蓋有感於時政之缺失，而憤慨諫官稱職者不多而作。」（同註4）頁249。

這類花木諷諭詩中，固然像屈〈騷〉一樣，具有濃厚的當代政治諷諭身影，以至於從其花木比興中，我們可輕察見君臣、賢佞等等對應意涵及其君國之思、忠怨之情。但白居易的花木諷諭詩仍自有其新變風貌，除上述這些例子外，他的新變特色還更普遍展現出深刻而清晰的史鑑意識，成為這類花木諷諭詩借鑑楚〈騷〉身影，而又深具變創意義的另一代表例證。

(二)花木與史鑑

屈〈騷〉中固然不乏豐富的史鑑意識與相關書寫，但其表現手法，主要訴諸直接的引述，並未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技巧，因此屈〈騷〉中除「昔三后之純粹兮，固眾芳之所在。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惟紉夫蕙茝。」^(註二)一處論及先王之政外，其餘大體皆如此段以下之情形：

彼堯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。何桀紂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徑以窘步。惟夫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。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輿之敗績。忽奔走以先後兮，及前王之踵武。

換言之，楚〈騷〉中的史鑑論述基本上並不運用花木比興的手法，但在白居易的諷諭詩中，則頗多結合花木比興的藝術特色，從事其詩歌中的史鑑諷諭書寫，作於元和初年的〈有木詩八首〉，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作品，這一創作旨趣，白居易在其〈有木詩八首序〉中已清晰予以指陳：

余嘗讀漢書列傳，見佞順嬖姁，圖身忘國。如張禹輩者，見惑

註二二：（同註一）

上疊下，交亂君親；如江充輩者，見暴狠跋扈，壅君樹黨；如梁冀輩者，見色仁行遠，先德後賊；如王莽輩者，又見外狀恢弘，中無實用者；又見附離權勢，隨之覆亡者，其初皆有動人之才，足以惑眾媚主，莫不合於始而敗於終也。因引風人、騷人之興，賦〈有木〉八章，不獨諷前人，欲儆後代爾。

序文中透過各種不同花木的比興指涉，對照古、今的政治人物，這一藝術特色確實展現白居易諷諭詩借鑑於楚〈騷〉之外的變創特色，而且出之以組詩方式，並結合序文詳述創作旨趣，展現了詩人本身追求新變的創作意義。當然這類花木詩歌中，仍然具備上述白居易慣用的君臣、賢佞、貞邪等主要比興意涵，但更重要的是這類創作已超越當代論述的平面諷諭意義，注入豐富的史鑑意識，從而展現更為縱深的創作意涵。因此其中的花木比興，既可對照白居易序言所指的歷史人物，也同時可以反映白居易及其當代的政治人物群相。例如：

有木名弱柳，結根近清池。風煙借顏色，雨露助華滋。峨峨白雪花，嫋嫋青絲枝。漸密陰自庇，轉高梢四垂。截枝扶爲杖，軟弱不自持。折條用樊圃，柔脆非其宜。爲樹信可玩，論材何所施。可惜金堤地，栽之徒爾爲。〈有木詩八首·其一〉

有木名杜梨，陰森覆丘壑。心蠹已空朽，根深尚盤薄。狐媚言語巧，鳥妖聲音惡。憑此爲巢穴，往來互棲託。四傍五六本，葉枝相交錯。借問因何生，秋風吹子落。爲長社壇下，無人敢芟斫。幾度野火來，風迴燒不著。〈有木詩八首·其四〉

有木名凌霄，擢秀非孤標。偶依一株樹，遂抽百尺條。託根附樹身，開花寄樹梢。自謂得其勢，無因有動搖。一旦樹摧倒，獨立暫飄飄。疾風從東起，吹折不終朝。朝爲拂雲花，暮爲委地樵。寄言立身者，勿學柔弱苗。〈有木詩八首·其七〉

有木名丹桂，四時香馥馥。花團夜雪明，葉翦春雲綠。風影清似水，霜枝冷如玉。獨占小山幽，不容凡鳥宿。匠人愛芳直，裁截爲廈屋。幹細力未成，用之君自速。重任雖大過，直心終不曲。縱非梁棟材，猶勝尋常木。〈有木詩八首·其八〉

故《韻語陽秋》即說：

白樂天賦〈有木〉八章，其第六章託弱柳、櫻桃、枳橘、杜梨、野葛、水榿，以諷在位者。至第七章，……專又以諷附麗權勢者。其第八章則曰，……蓋樂天自謂也。（註二三）

白居易詩歌藉由花木比興，寄寓史鑑旨趣的諷諭之作，有時則採取詠史與花木比興結合的創作型態，例如〈新樂府〉中，即不乏這類例子：

隋堤柳，歲久年深盡衰朽。風飄飄兮雨蕭蕭，三株兩株汴河口。
老枝病葉愁殺人，曾經大業年中春。大業年中煬天子，種柳成

註二三：見宋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卷16，收於《宋詩話全編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8）第八冊，頁8196。

行夾流水。西自黃河東至淮，綠陰一千三百里。大業末年春暮月，柳色如煙絮如雪。南幸江都恣佚遊，應將此柳繫龍舟。紫髯郎將護錦纜，青娥御史直迷樓。海內財力此時竭，舟中歌笑何日休。上荒下困勢不久，宗社之危如綴旒。煬天子，自言福祚長無窮，豈知皇子封鄴公。龍舟未過彭城閣，義旗已入長安宮。蕭牆禍生人事變，晏駕不得歸秦中。土墳數尺何處葬，吳公臺下多悲風。二百年來汴河路，沙草和煙朝復暮。後王何以鑒前王，請看隋堤亡國樹。〈隋堤柳〉

草茫茫，土蒼蒼。蒼蒼茫茫在何處，驪山腳下秦皇墓。墓中下涸二重泉，當時自以為深固。下流水銀象江海，上綴珠光作烏兔。別為天地於其間，擬將富貴隨身去。一朝盜掘墳陵破，龍擲神堂三月火。可憐寶玉歸人間，暫借泉中買身禍。奢者狼藉儉者安，一凶一吉在眼前。憑君回首向南望，漢文葬在霸陵原。〈草茫茫〉

白居易〈隋堤柳〉題下注云：「憫亡國也。」但其旨趣實不止於感傷而更重在諷諭，故篇末才特別強調：「後王何以鑑前王，請看隋堤亡國樹。」以亡國之樹作為隋堤柳的比興意涵，即是此詩借古諷今的主要史鑑旨趣。至於〈草茫茫〉，則藉由秦皇陵墓四周的芳草蒼茫，對照漢文帝的灞陵，從而寄寓「奢者狼藉儉者安，一凶一吉在眼前。」的史鑑意涵，而其題下注說：「懲厚葬也。」當有鑑於當代的厚葬之風，故其〈策林·禁厚葬〉即說：

國朝參古今之儀，制喪葬之紀：尊卑豐約，煥然有章。今則鬱

而不行於天下者久矣，至使送終之禮，大失其中：貴賤昧從死之文，奢儉乖稱家之義。況多藏必辱於死者，厚費有害於生人，習不知非，寢而成俗：此乃敗禮法，傷財力之一端也。陛下誠欲革其弊，抑其淫，則宜乎振舉國章，申明喪紀：奢侈非宜者，齊之以禮；凌僭不度者，董之以威。故威行於下，則壞法犯貴之風移矣；禮適其中，則破產傷生之俗格矣。移風格俗，其在茲乎？^(註二四)

由此亦可見白居易借鑑並闡揚屈〈騷〉中的花木比興與史鑑內容，從而在變創中，完成其花木諷諭詩的獨特風貌及其史鑑精神等的重要面向。

(三)花事與人心

上述花木諷諭詩，可以說是白詩對於屈〈騷〉比興特色中有變的精神體現。此外，白居易諷諭詩中還有迥異於屈〈騷〉的是，改變花木在這些作品中的虛擬精神及其風貌，直接訴諸當時實際的花木現象及其觀照，從而申明其諷諭內容及其旨趣。換言之，白居易借鑑屈〈騷〉花木比興的主要手法，主在「言在此(花木)而意在彼(人事)」，而下引的花木諷諭詩，則言雖在此(花木)，但意則涵括彼(人事)、此(花木)；其具體手法是由花及人，同時又由花比人，與前者之著重由花比人有所不同。從而形成這類詩迥異屈〈騷〉，又富於變創色彩的重要特徵，例如：

牡丹芳，牡丹芳，黃金蕊綻紅玉房。千片赤英霞爛爛，百枝絳

註二四：見《白居易集箋校》（同註4）卷65。

點燈煌煌。照地初開錦繡段，當風不結蘭麝囊。仙人琪樹白無色，王母桃花小不香。宿露輕盈泛紫豔，朝陽照耀生紅光。紅紫二色間深淺，向背萬態隨低昂。映葉多情隱羞面，臥叢無力含醉妝。低嬌笑容疑掩口，凝思怨人如斷腸。穠姿貴彩信奇絕，雜卉亂花無比方。石竹金錢何細碎，芙蓉芍藥苦尋常。遂使王公與卿士，遊花冠蓋日相望。庫車軟輿貴公主，香衫細馬豪家郎。衛公宅靜閑東院，西明寺深開北廊。戲蝶雙舞看人久，殘鶯一聲春日長。共愁日照芳難駐，仍張帷幕垂陰涼。花開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。三代以還文勝質，人心重華不重實。重華直至牡丹芳，其來有漸非今日。元和天子憂農桑，卹下動天天降祥。去歲嘉禾生九穗，田中寂寞無人至。今年瑞麥分兩岐，君心獨喜無人知。無人知，可歎息。我願暫求造化力，減卻牡丹妖豔色。少迴卿士愛花心，同似吾君憂稼穡。〈牡丹芳〉

帝城春欲暮，喧喧車馬度。共道牡丹時，相隨買花去。貴賤無常價，酬直看花數。灼灼百朵紅，箋箋五束素。上張幄幕庇，旁織巴籬護。水灑復泥封，移來色如故。家家習爲俗，人人迷不悟。有一田舍翁，偶來買花處。低頭獨長歎，此歎無人喻。一叢深色花，十戶中人賦。〈買花〉

城中看花客，旦暮走營營。素華人不顧，亦占牡丹名。閉在深寺中，車馬無來聲。唯有錢學士，盡日繞叢行。憐此皓然質，無人自芳馨。眾嫌我獨賞，移植在中庭。留景夜不暝，迎光曙先明。對之心亦靜，虛白相向生。唐昌玉蕊花，攀玩眾所爭。

折來比顏色，一種如瑤瓊。彼因稀見貴，此以多爲輕。始知無正色，愛惡隨人情。豈惟花獨爾，理與人事并。君看入時者，紫豔與紅英。〈白牡丹〉

這些作品固然有其同於屈〈騷〉比興手法的一面，然而就其兼論花事與人事，從而透過當時社會現象的相關論述，進而進行風俗人心與政治家國相關諷諭的表現手法，確展現出異於楚〈騷〉的新變風貌及其特色，例如〈白牡丹〉詩末所謂：「豈惟花獨爾，理與人事並。君看入時者，紫豔與紅英。」即具體而微地凸顯白居易這些諷諭詩融合花事與人事的創作特色。其中不僅花木成爲白詩書寫的重要部分，同時圍繞花木本身的人爲及社會活動，即是白居易筆下探索的重要問題核心，例如買花、賞花，以至花價等等，都具體而微地再現當時的花事現象；這一特點自異於楚〈騷〉花木比興的傳統手法。由此可見，白居易花木諷諭詩就其實際創作而言，畢竟主要借鑑並闡發楚〈騷〉香草美人的藝術精神，但在此之外，白居易也能嶄露出詩人新變的一面，從反映白氏諷諭詩的時代特色與自我風貌。

參、白居易女性諷諭詩與屈〈騷〉的美人書寫

屈原〈離騷〉中的女性書寫，本質上即運用所謂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，其中主要旨趣，在以君王、賢臣爲主要具體意涵的君國之思與忠怨之情，誠如王逸〈離騷經章句〉所謂：「靈脩美人，以嬋於君；宓妃佚女，以譬賢臣。」例如〈離騷〉後半中，上下周遊的求女情節，大體即是以求賢臣爲主要比興意涵^(註二五)；此外，屈〈騷〉中也不乏借用女性之間的猜忌，比興賢人遭受群小譖毀之意，

註二五：參見金開誠《屈原辭研究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）頁128-141。

例如「眾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」換言之，透過女性的相關論述，作為男性倫理中君臣與臣子之間彼此關係的比興意涵，即是屈〈騷〉中女性書寫的主要創作旨趣，亦即一般所謂的「香草美人」旨趣。

一、白居易女性諷諭詩中的屈〈騷〉身影：女性與君臣

白居易以女性書寫為主的諷諭詩中，不乏寄寓這一類比興意涵，從而具現他取法屈〈騷〉香草美人之思的重要創作精神，例如：

窈窕雙鬟女，容德俱如玉。晝居不踰闕，夜行常秉燭。氣如含露蘭，心如貫霜竹。宜當備嬪御，胡為守幽獨。無媒不得選，年忽過三六。歲暮望漢宮，誰在黃金屋。邯鄲進倡女，能唱黃花曲。一曲稱君心，恩榮連九族。〈續古詩十首·其五〉

涼風飄嘉樹，日夜減芳華。下有感秋婦，攀條苦悲嗟。我本幽閑女，結髮事豪家。豪家多婢僕，門內頗驕奢。良人近封侯，出入鳴玉珂。自從富貴來，恩薄讒言多。冢婦獨守禮，群妾互奇衰。但信言有玷，不察心無瑕。容光未銷歇，歡愛忽蹉跎。何意掌上玉，化為眼中砂。盈盈一尺水，浩浩千丈河。勿言小大異，隨分有風波。閨房猶復爾，邦國當如何。〈續古詩十首·其七〉

上述兩首諷諭詩，雖然筆墨大多描寫女性的婚嫁情事，然而屈〈騷〉求女論述經常提到的理弱而媒拙問題，都隱約可見近似屈〈騷〉香草美人的身影。

尤其是在〈其七〉中，篇末歸旨於「閨房猶復爾，邦國當如何。」更婉約寄寓白居易女性諷諭詩遠承屈〈騷〉君國之思的創作旨趣。類似的女性比興還可見於白居易新樂府一類的諷諭詩中，例如〈太行路〉一首，雖並未直接以女性命題，但其實際書寫內容，則主要仍舊藉由男女的婚姻關係，作為君臣遇合及其君國之思的主要比興根據，從而具備深刻的政治諷諭意涵。其詩如下：

太行之路能摧車，若比人心是坦途。巫峽之水能覆舟，若比人心是安流。人心好惡苦不常，好生毛羽惡生瘡。與君結髮未五載，豈期牛女為參商。古稱色衰相棄背，當時美人猶怨悔。何況如今鸞鏡中，妾顏未改君心改。為君熏衣裳，君聞蘭麝不馨香。為君盛容飾，君看金翠無顏色。行路難，難重陳，人生莫作婦人身，百年苦樂由他人。行路難，難於山，險於水，不獨人間夫與妻。近代君臣亦如此，君不見左納言，右納史，朝承恩，暮賜死。行路難，不在水，不在山，只在人情反覆間。

詩中的君國之思，主要展現在「不獨人間夫與妻，近代君臣亦如此。」的比興建構上，故白居易於題下注謂：「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。」與上述〈續古詩十首〉比興手法與精神相近，但其旨趣則更形顯著，從而共同構成白居易女性諷諭詩體現屈〈騷〉香草美人之思的基本典型。

二、白居易女性諷諭詩中的屈〈騷〉變創

(一) 女性與女禍

楚〈騷〉中的女性書寫儘管洋溢著屈原的君國之思與忠怨之情，但其主要比興旨趣，不在諷諭女禍及其相關史鑑意識。例如〈離騷〉中的宓妃，雖被描

述爲：「保厥美以驕傲兮，日康娛以淫遊，雖信美而無禮兮，來違棄而改求。」與下文「望瑤臺之偃蹇兮，見有娥之佚女。」對照出一淫一貞的不同女性類型。但其比興意涵，畢竟重在君臣賢佞等男性意涵，與女禍本身並不相涉。上述白居易「女性與君國」類型中的諷諭詩即是屈騷此一身影的具體投射。

白居易另一類「女性與女禍」建構的諷諭詩，則成爲白詩取諸屈〈騷〉比興，而又異於其原有香草美人意涵的另一新變特色。而其創作旨趣實與前引〈賞花〉、〈牡丹芳〉一類花木諷諭詩近似，即其中仍舊不乏屈〈騷〉香草美人所引發的君國之思，卻又在手法上直接取徑於女禍等相關情事，進而申明並興發君國之思。至於就其中女性人物的時代取材而言，大體可略加區分爲：歷史女性與當代女性兩大類。

白居易女性諷諭詩中的歷史女性，可以先秦的妲己、褒姒與楚國王妃、漢代的李夫人、王昭君等人爲代表，至於這些具有女禍史鑑之旨的諷諭詩，就其表現型態而言，可略分如下：

(1)帝王—女寵

楚王多內寵，傾國選嬪妃。又愛從禽樂，馳騁每相隨。錦韞臂花隼，羅袂控金羈。遂習宮中女，皆如馬上兒。色禽合爲荒，刑政兩已衰。雲夢春仍獵，章華夜不歸。東風二月天，春雁正離離。美人挾銀鎗，一發疊雙飛。飛鴻驚斷行，斂翅避蛾眉。君王顧之笑，弓箭生光輝。迴眸語君曰，昔聞莊王時。有一愚夫人，其名曰樊姬。不有此遊樂，三載斷鮮肥。〈雜興三首·其一〉

詩中直接運用楚王內寵與樊姬的對比，暗諷「色禽合爲荒，刑政兩已衰」，故明代賀貽孫即說：「白樂天自愛其諷諭詩，言激而意質，故其立朝侃侃正直。所獻穆宗〈虞人箴〉並〈雜興〉詩楚王多內寵一篇，指點色禽之荒，婉切痛快，字字炯戒。」^(註二六)其中即反映出白居易諷諭詩，借由歷史上的女性人物，興發詩人的史鑑意識。〈新樂府〉則更明白揭櫫他「文章合爲時而著，歌詩合爲事而作。」的創作精神^(註二七)，故白居易〈李夫人〉題下即注說：「鑑嬖惑也。」其詩如下：

漢武帝，初喪李夫人。夫人病時不肯別，死後留得生前恩。君恩不盡念未已，甘泉殿裏令寫真。丹青畫出竟何益，不言不笑愁殺人。又令方士合靈藥，玉釜煎鍊金鑪焚。九華帳深夜悄悄，反魂香降夫人魂。夫人之魂在何許，香煙引到焚香處。既來何苦不須臾，縹緲悠揚還滅去。去何速兮來何遲，是耶非耶兩不知。翠蛾髣髴平生貌，不似昭陽寢疾時。魂之不來君心苦，魂之來兮君亦悲。背燈隔帳不得語，安用暫來還見違。傷心不獨漢武帝，自古及今皆若斯。君不見穆王三日哭，重璧臺前傷盛姬。又不見泰陵一掬淚，馬嵬坡下念楊妃。縱令妍姿豔質化爲土，此恨長在無銷期。生亦惑，死亦惑，尤物惑人忘不得。人非木石皆有情，不如不遇傾城色。

其中白居易雖以李夫人爲題，但進而又以「傷心不獨漢武帝，自古及今不若斯。」因此詩中又稱引盛姬、貴妃等兩位古代與近代歷史女性，寄寓「尤物

註二六：參見賀貽孫《詩筏》（台南：莊嚴文化公司，1997）卷下。

註二七：（同註四）

惑人」之旨。故近人陳寅恪論述此詩說：

不獨所舉之例，悉爲帝王與妃嬪間之物語故實，且又借明皇、貴妃之事標出一真實之「今」字。自是陳諫戒於君上之詞，而非泛泛刺時諷俗之作也。……寅恪案：唐代女禍可謂烈矣。如武韋張楊張諸后妃之移國亂朝，皆世所習知者。今觀上引諸史文，知憲宗亦多內寵，樂天新樂府既以「爲君而作」爲其要義之一，宜有此取遠鑑於前朝覆轍，近切合於當日情事之諷諫詩篇也。（註二八）

可見藉由歷史上女性人物，尤其是帝王內寵的女禍指涉，乃是白居易諷諭詩在借鑑楚〈騷〉香草美人之思的基礎上，進行藝術變創，從而寄寓女禍史鑑意識的另一特色。

(2)美女－野獸

白居易女性諷諭詩寄寓女禍史鑑旨趣的表現型態，除上述直接運用帝王／女寵書寫模式之外，也呈現爲「美女－野獸」的主要創作架構，進而透過豔色惑國，闡發女禍的史鑑旨趣，例如〈新樂府·古塚狐〉即是運用這一處理手法：

古塚狐，妖且老，化爲婦人顏色好。頭變雲鬟面變妝，大尾曳作長紅裳。徐徐行傍荒村路，日欲暮時人靜處。或歌或舞或悲啼，翠眉不舉花顏低。忽然一笑千萬態，見者十人八九迷。假色迷人猶若是，真色迷人應過此。彼真此假俱迷人，人心惡假

註二八：（同註19）頁264-265。

貴重真。狐假女妖害猶淺，一朝一夕迷人眼。女爲狐媚害即深，日長月增溺人心。何況褒姒之色善蠱惑，能喪人家覆人國。君看爲害淺深間，豈將假色同真色。

其中同時亦運用中唐以後民間流行的狐幻美女以惑人的傳說^(註二九)，並結合先秦有關褒姒、妲己的女禍事蹟，展現白居易傳承自屈〈騷〉香草美人的家國諷諭精神之餘，變創地反映女禍史鑑旨趣的重要表現型態。

(3)胡舞－女禍

白居易女性諷諭詩表現女禍思想的另一型態，是藉由外來的胡舞與女色的結合，從而寄寓君王沉溺胡風歌舞中不可自拔的史鑑旨趣，例如〈新樂府·胡旋女〉即表現此一書寫型態：

胡旋女，胡旋女，心應弦，手應鼓。弦鼓一聲雙袖舉，迴雪飄飄轉蓬舞。
左旋右轉不知疲，千匝萬周無已時。人間物類無可比，奔車輪緩旋風遲。
曲終再拜謝天子，天子爲之微啓齒。胡旋女，出康居，徒勞東來萬里餘。
中原自有胡旋者，鬥妙爭能爾不如。天寶季年時欲變，臣妾人人學圓轉。
中有太真外祿山，二人最道能胡旋。梨花園中冊作妃，金雞障下養爲兒。
祿山胡旋迷君眼，兵過黃河疑未反。貴妃胡旋惑君心，死棄馬嵬念更深。
從茲地軸天維轉，五十年來制不禁。胡旋女，莫空舞，數唱此歌悟明主。

按白居易詩題之下自注說：「戒近習也。天寶末，康居國獻之。」亦可見〈胡旋女〉實取材於時代接近的唐代女性。近人向達謂：「白居易〈新樂府〉

註二九：（同註19）頁287。

有〈胡旋女〉……極贊胡旋舞旋轉之疾，而於舞人裝飾了未道及；蓋其旨固在諷刺時習，初無意於紀事也。」^(註三〇)白氏此詩雖未像〈李夫人〉、〈古塚狐〉直接強調其「鑑嬖佞」、「戒豔色」的主要旨趣，但實質上仍在「戒近習」的旨趣之下，反映出詩人濃厚的女禍觀照，所以篇末才會曲終奏雅地指出：「祿山胡旋迷君眼，兵過黃河疑未反。貴妃胡旋惑君心，死棄馬嵬念更深。」其間的女禍及其史鑑精神，在本質上與〈李夫人〉、〈古塚狐〉等詩極為契合，同時也共同構成白居易諷諭詩中「女性—女禍」論述主要的表現型態。

(二)女性與婦德

屈原在〈離騷〉中的女性書寫，主要藉由「香草美人」的比興手法，表現出君國關懷的重要意涵，然其中女性人物的形象的主要特質，即首重在德行層面，例如屈〈騷〉筆下宓妃，即是「保厥美以驕傲兮，日唐娛以淫遊。雖信美而無禮兮，來違棄而改求。」又如「眾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」乃借品德不同的女性人物隱喻賢良貞士與讒邪小人，故宋代洪興祖才說：

夫冶容誨淫，目挑心與，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，何哉？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螭首蛾眉。

由上述有關女性描寫的兩個例子，亦可略見屈〈騷〉女性相關書寫，最為重視女性的內在美德，誠如〈離騷〉中經常被強調「紛吾既有此內美兮」的品德特質。

白居易的女性諷諭詩，一方面既傳承了屈〈騷〉強調女性德行的書寫旨趣，卻也賦予更為豐富的諷諭旨趣。這一方面既反映白氏諷諭詩中與屈〈騷〉近似

註三〇：參見向達《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87）頁68-69。

的身影，但亦拓展出不同於屈〈騷〉之女性書寫風貌。屈〈騷〉旨在君國與政治意涵的指涉，故其意趣主要不在女性人物本身，但白詩則相當著重於女性的德行內美，與其際遇或命運之間的彼此牽動與影響，從而寄遇詩人由此而觸發的各種諷諭旨趣，其中既有取材於古代歷史女性，亦不乏運用當代的女性情事，作為詩人諷諭的基本素材。前者例如以書寫漢代王昭君為主的〈青塚〉：

上有飢鷹號，下有枯蓬走。茫茫邊雪裏，一掬沙培塿。傳是昭君墓，埋閉蛾眉久。凝脂化為泥，鉛黛復何有。唯有陰怨氣，時生墳左右。鬱鬱如苦霧，不隨骨銷朽。婦人無他才，榮枯繫妍否。何乃明妃命，獨懸畫工手。丹青一註誤，白黑相紛糾。遂使君眼中，西施作嫫母。同儕傾寵幸，異類為配偶。禍福安可知，美顏不如醜。何言一時事，可戒千年後。特報後來姝，不須倚眉首。無辭插荆釵，嫁作貧家婦。不見青冢上，行人為澆酒。〈青塚〉

其中先借由「禍福安可知，美顏不如醜。」訴說「西施作嫫母」的是非顛倒，從而在「何言一時事，可戒千年後。」的史鑑旨趣下，進一步反映作者「特報後來姝，不須倚眉首。」的女德諷諭。

除取材於歷史上的女性外，白居易諷諭詩亦經常運用當代的女性情事，寄寓女性以婦德為不朽的生命意義，例如〈蜀路石婦〉：

道傍一石婦，無記復無銘。傳是此鄉女，為婦孝且貞。十五嫁邑人，十六夫征行。夫行二十載，婦獨守孤檠。其夫有父母，

老病不安寧。其婦執婦道，一一如禮經。晨昏問起居，恭順發心誠。藥餌自調節，膳羞必甘馨。夫行竟不歸，婦德轉光明。後人高其節，刻石像婦形。儼然整衣巾，若立在閨庭。似見舅姑禮，如聞環珮聲。至今爲婦者，見此孝心生。不比山頭石，空有望夫名。

詩人主要透過路旁的婦女石刻雕像，對比於望夫石之空有其名，進而表現女性以婦德爲尙的風教旨趣，凸顯白居易借由當代女性的相關情事，寄寓風教人心的創作旨趣。類似的重德輕色諷諭旨趣，白居易有時又同時結合社會的門第觀念，論述婚嫁中的女性，以爲不當視其出身高、寒之別，而應重德輕色，其中具有濃厚的時代色彩，例如〈秦中吟十首·議婚〉：

天下無正聲，悅耳即爲娛。人間無正色，悅目即爲姝。顏色非相遠，貧富則有殊。貧爲時所棄，富爲時所趨。紅樓富家女，金縷繡羅襦。見人不斂手，嬌癡二八初。母兄未開口，已嫁不須臾。綠窗貧家女，寂寞二十餘。荊釵不直錢，衣上無真珠。幾迴人欲聘，臨日又踟躕。主人會良媒，置酒滿玉壺。四座且勿飲，聽我歌兩途。富家女易嫁，嫁早輕其夫。貧家女難嫁，嫁晚孝於姑。聞君欲娶婦，娶婦意何如。〈秦中吟十首·議婚〉

此詩雖暗諷當時門第用人之弊^(註三一)，故白氏〈與元九書〉說：「聞〈秦中吟〉，則權豪貴近者，相目而變色矣。」但整首詩實主要藉由貧家女子的婚嫁，

註三一：參見羅添聯先生〈白居易秦中吟寫作的背景〉，收於氏著《唐代文學論集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89）頁500。

寄寓寒門女子有德難嫁的困境，由此而言，《才調集》題作〈貧家女〉似乎更切合詩歌的實際內容^(註三二)。可見〈貧家女〉（〈議婚〉）也是白居易女性諷諭詩中，針對當代女性婚姻情事而寫，其中既反映出女性一女德的屈〈騷〉身影，同時又興發了當代門第與女子婚姻的彼此牽動關係。詩中除表現白居易「惟歌生民病，願得天子知。」^(註三三)的君國的政治諷諭精神，同時也自有其異於屈〈騷〉的新變風貌。例如強調女性一婦德書寫旨趣，即展現出白居易女性諷諭詩在屈〈騷〉香草美人傳統之外的當代觀照，尤其成為白氏女性諷諭詩的重要創作特色。

(三)女性與兩性

白居易女性諷諭詩除關懷女性的德、色問題，及其相關的諷諭旨趣外，也論及傳統政治，以至社會中，女性在兩性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命運問題，其中既有對於女性在兩性角色定位中的負面指責，例如〈讀史五首·其五〉：

季子憔悴時，婦見不下機。買臣負薪日，妻亦棄如遺。一朝黃金多，佩印衣錦歸。夫妻不敢視，婦嫂強依依。富貴家人重，貧賤妻子欺。奈何貧富間，可移親愛志。遂使中人心，汲汲求富貴。又令下人力，各競錐刀利。隨分歸舍來，一取妻孥意。
〈讀史五首·其五〉

此詩借由部分歷史上季子、朱買臣、蘇秦等人之妻，寄寓白居易關於女性

註三二：〈同前註〉

註三三：見白居易〈寄唐生〉（同註四）頁43。

在兩性關係中角色及其影響的省思與諷諭，其中自然也不乏史鑑意涵。此外，白氏對於傳統兩性關係中的女性書寫，亦有其另一面向的呈現，例如在〈贈內〉詩中詩人則借由歌頌古代眾多賢德女性相夫教子的典範，從而寄寓女德足以宜室宜家的創作旨趣：

生爲同室親，死爲同穴塵。他人尚相勉，而況我與君。黔婁固窮士，妻賢忘其貧。冀缺一農夫，妻敬儼如賓。陶潛不營生，翟氏自爨薪。梁鴻不肯仕，孟光甘布裙。君雖不讀書，此事耳亦聞。至此千載後，傳是何如人。人生未死間，不能忘其身。所須者衣食，不過飽與溫。蔬食足充飢，何必膏粱珍。繒絮足禦寒，何必錦繡文。君家有貽訓，清白遺子孫。我亦貞苦士，與君新結婚。庶保貧與素，偕老同欣欣。〈贈內〉

上述例子展現出白居易女性諷諭詩對於兩性關係層面的關注，其主要旨趣重在室家指涉，並不直接涉及君國政治的層面。事實上，白居易亦有時結合傳統兩性地位，及其政治因素，從悲天憫人的性情中，寄寓詩人的性別關懷，從而寄寓君國政治的諷諭旨趣。這亦是白氏女性諷諭詩取法楚〈騷〉，卻又別具變創特性的另一表現型態。例如〈上陽白髮人〉：

上陽人，紅顏聞老白髮新。綠衣監使守宮門，一閉上陽多少春。玄宗末歲初選入，入時十六今六十。同時采擇百餘人，零落年深殘此身。憶昔吞悲別親族，扶入車中不教哭。皆云入內便承恩，臉似芙蓉胸似玉。未容君王得見面，已被楊妃遙側目。妒

令潛配上陽宮，一生遂向空房宿。宿空房，秋夜長，夜長無寐天不明。耿耿殘燈背壁影，蕭蕭暗雨打窗聲。春日遲，日遲獨坐天難暮，宮鶯百轉愁厭聞。梁燕雙棲老休妒，鶯歸燕去長悄然。春往秋來不記年，唯向深宮望明月。東西四五百迴圓，今日宮中年最老，大家遙賜尚書號。小頭鞋履窄衣裳，青黛點眉眉細長，外人不見見應笑，天寶末年時世妝。上陽人，苦最多。少亦苦，老亦苦，少苦老苦兩如何。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，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。〈上陽白髮人〉

詩中藉由上陽白髮宮人「入時十六今六十」的紅顏薄命，並且指涉以楊貴妃爲主的後宮恩怨，最後由具體藉由呂向進呈的〈美人賦〉，指陳傳統女性在政治場域中的曲折命運，其中固然抒發白居易對於這類女性悲劇的深厚同情與悲憫，正如他在題下注文中所謂「愍怨曠也。」但其諷諭意涵，仍可由白氏另一段小注所說：「天寶五載已後，楊貴妃專寵，後宮人無復幸進矣。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，上陽是其一也。貞元中尚存焉。」其中既諷諭皇宮後院中的女寵利害的緊張關係，並且暗諷貴妃一事所指涉的專寵女禍，詩末借由呂向〈美人賦〉，以對比白氏本身的〈上陽白髮人〉，實又將諷諭的矛頭指向君王，故白居易即在〈美人賦〉下注謂：「天寶末，有密采豔色者，當時號爲花鳥使。」其中因君王「重色思傾國」，而沉溺於女色之中的君國諷諭旨趣，可謂昭然若揭。故就此一書寫特質而言，實際上即結合了女性—君國、女性—兩性兩種書寫旨趣，變創出異於屈〈騷〉香草美人比興的固有風貌。

(四)女性與邪佞

白居易除藉由歷史與當代的女性情事，進而寄寓豐富的德／色、兩性地位等諷諭旨趣外，有時也呈現為藉由當代特定女性群相的書寫，作為古今邪佞之人的比興素材，展現出異於屈〈騷〉女性書寫的變創特色。例如：

鹽商婦，多金帛，不事田農與蠶績。南北東西不失家，風水為鄉船作宅。本是揚州小家女，嫁得西江大商客。綠鬟富去金釵多，皓腕肥來銀釧窄。前呼蒼頭後叱婢，問爾因何得如此。婿作鹽商十五年，不屬州縣屬天子。每年鹽利入官時，少入官家多入私。官家利薄私家厚，鹽鐵尚書遠不知。何況江頭魚米賤，紅膾黃橙香稻飯。飽食濃妝倚柁樓，兩朵紅腮花欲綻。鹽商婦，有幸嫁鹽商。終朝美飯食，終歲好衣裳。好衣美食來何處，亦須慚愧桑弘羊。桑弘羊，死已久，不獨漢時今亦有。〈鹽商婦〉

詩中的主要女性人物，雖然「本是揚州小家女」，卻因「嫁得西江大商客」，從此「終朝美飯食，終歲好衣裳。」白氏藉由這類當代女性麻雀變鳳凰似的前後不同命運，興發當代社會的鹽商現象及其時弊，從而結合漢代桑弘羊的歷史例證，諷諭社會上的不肖之徒，也使此一女性諷諭詩具備濃厚的史鑑色彩與當代觀照。

(五)女性與夷夏

白居易女性諷諭詩，除涉及君臣之道、女禍之鑑、風俗人心、社會時弊外，亦關懷了唐代的民族觀念，尤其具體反映在夷夏之辨的觀察與省思，呈現白居易女性諷諭詩的另一書寫型態，從而映射出異於屈〈騷〉女性書寫的變創意義。

例如〈新樂府·時世妝〉：

時世妝，時世妝，出自城中傳四方。時世流行無遠近，顯不施朱面無粉。烏膏注脣脣似泥，雙眉畫作八字低。妍媸黑白失本態，妝成盡似含悲啼。圓鬟無鬢堆髻樣，斜紅不暈赭面狀。昔聞被髮伊川中，辛有見之知有戎。元和妝梳君記取，髻堆面赭非華風。〈時世妝〉

詩中藉由當時流行的婦女化妝時尚，對比華夏中原的傳統妝扮，既反映出當時崇胡媚外的流行現象，更進一步指出背後所隱藏的民族及其文化危機，並引述歷史上辛有見披髮的典故，從而在詩人憂患意識中，寄諷當時民族的危機。

由上可知白居易的以女性書寫為主的諷諭詩歌，大體即由上述種種不同的具體表現型態共同構成。自其創作本質而言，其中依舊映射出屈〈騷〉的比興精神，卻更展現詩人富於變創的時代意義與特殊風貌。

肆、白居易花木－女性諷諭詩與屈〈騷〉之香草美人

白居易除了運用花木或女性題材，創作出不同類別的諷諭詩歌外，詩人也進一步將花木與女性兩種不同性質的題材綰合為一。就其外在具體的表現型態而言，與上述藉由花木或女性，各自論述的諷諭書寫明顯不同，從而展現出白氏花木－女性諷諭詩對於屈〈騷〉的新變意義，」此與上述花木或女性書寫，強調內在比興意涵的豐富與新變特色，二者之間相映成趣，同時又在相輔相成之中，更為完整地展現白居易這些諷諭詩在深刻映射屈〈騷〉傳統身影之餘，

又出之以變創的藝術特色。

屈〈騷〉香草美人的藝術特色，就其主要指涉的君國政治意涵而言，固然反映在其花木或美人書寫上，兩者之間呈現為同質異構的創作特徵，但屈〈騷〉中無論花木或美人的比興手法，基本上採取各自論述的處理方式。或許惟一的例外是〈離騷〉開首部分的「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」其中「美人」據漢王逸注與宋洪興祖補注所說，皆隱喻楚君。但此處之「草木」據王逸說，乃是「天時運轉，春生秋殺，草木零落，歲復盡矣。」^{（註三四）}，並無以花事隱喻人事的意涵，而白居易這類融花木、女性兩者於一爐的諷諭詩，實又與屈〈騷〉中藉由花木、女性各自作為人事，以至於國事、天下事的比興旨趣有所差異。就其書寫型態與諷諭意涵不同，可略分為兩種類型：

一、美人賞花與賢佞之辨

白居易融合花木、女性兩者於一爐的花木－女性諷諭詩，雖在數量上不如上述花木或女性諷諭詩豐富，卻頗具特色，尤其運用花木－女性合一的書寫型態，雖然其基本君國政治比興的旨趣，仍然濃厚地映照出屈〈騷〉香草美人的傳統身影，但其美人、草木融合為一的比興手法與變創型態，畢竟迥異於屈〈騷〉，例如〈有木詩八首〉中，即不乏這類詩作，例如：

有木名櫻桃，得地早滋茂。葉密獨承日，花繁偏受露。迎風闇搖動，引鳥潛來去。鳥啄子難成，風來枝莫住。低軟易攀玩，佳人屢迴顧。色求桃李饒，心向松筠妒。好是映牆花，本非當

註三四：王逸注說：「美人，謂懷王也。」洪興祖補注說：「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，恐美人之遲暮是也。」參見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（同註一）頁9。

軒樹。所以姓蕭人，曾爲伐櫻賦。曾爲〈伐櫻賦〉。〈有木詩八首·其二〉

有木秋不凋，青青在江北。謂爲洞庭橘，美人自移植。上受顧盼恩，下勤澆溉力。實成乃是枳，臭苦不堪食。物有似是者，真偽何由識。美人默無言，對之長歎息。中含害物意，外矯凌霜色。仍向枝葉間，潛生刺如棘。〈有木詩八首·其三〉

上述兩首詩中分別藉由櫻桃一佳人、枳橘一美人的比興手法，寄寓君國貞邪佞賢之辨的諷諭旨趣，誠如白居易在其序文中所說：

余嘗讀漢書列傳，見佞順嬖姁，圖身忘國。如張禹輩者，見惑上蠱下，交亂君親；如江充輩者，見暴狠跋扈，壅君樹黨；如梁冀輩者，見色仁行遠，先德後賊；如王莽輩者，又見外狀恢弘，中無實用者；又見附離權勢，隨之覆亡者，其初皆有動人之才，足以惑眾媚主，莫不合於始而敗於終也。因引風人、騷人之興，賦〈有木〉八章，不獨諷前人，欲儆後代爾。

可見其中創作精神明顯取法於屈〈騷〉香草美人的傳統比興，但其表現手法與作品風貌的承中有變，卻是不爭的事實，也具體而微地展現出白居易諷諭詩中的屈〈騷〉身影及其變創風貌。

二、紅顏如花與君臣遇合

〈離騷〉中固然洋溢濃厚的不遇之嘆與忠怨之情，但主要採取美人或花木各自比興的手法，基本上並未將美人與花木融合爲一，更未曾運用大量筆墨集中於紅顏如花的悲劇命運之上，並進而寄寓君臣遇合，以至於遭黜謫貶一類比興意涵；但在白居易女性—花木諷諭詩中，則有時呈現爲女性—逐臣的書寫模式，例如：

陵園妾，顏色如花命如葉。命如葉薄將奈何，一奉寢宮年月多。
年月多，時光換，春愁秋思知何限。青絲髮落叢鬢疏，紅玉膚
銷繫裙慢。憶昔宮中被妒猜，因讒得罪配陵來。老母啼呼趁車
別，中宮監送鎖門迴。山宮一閉無開口，未死此身不令出。松
門到曉月裴回，柏城盡日風蕭瑟。松門柏城幽閉深，聞蟬聽燕
感光陰。眼看菊蕊重陽淚，手把梨花寒食心。把花掩淚無人見，
綠蕪牆繞青苔院。四季徒支妝粉錢，三朝不識君王面。遙想六
宮奉至尊，宣徽雪夜浴堂春。雨露之恩不及者，猶聞不啻三千
人。三千人，我爾君恩何厚薄。願令輪轉直陵園，三歲一來均
苦樂。〈陵園妾〉

詩中先藉由陵園妾的前後際遇，表面上似乎意僅止於反映女子「顏色如花命如葉。」的悲劇命運，因此其中詩人還融入松、柏、菊蕊、梨花、綠蕪、青苔等不同花木來映襯陵園妾遭受幽閉的不幸。但據其題下序文「託幽閉喻被讒遭黜也。」^{（註三五）}而言，其中應寄寓了君臣不遇下的逐臣之悲，故陳寅恪說：

註三五：（同註四）頁240。

據此篇小序云：託幽閉之宮女喻竄逐之朝臣。取與上陽白髮人一篇比較，其詞語雖或相同，其旨意則全有別。蓋樂天新樂府以一吟悲一事爲通則，宜此篇專指遭黜之臣，而不與上陽白髮人憫怨曠之旨重複也。（註三六）

此外，白居易的諷諭詩〈紫藤〉，雖然主要借由紫藤花木與諛佞之徒的結合作爲主要的比興意涵，但其詩後半又將紫藤比喻爲妖婦謂：

又如天婦人，綢繆蠱其夫。奇邪壞人室，夫惑不能除。寓言邦與家，所慎在其初。毫末不早辨，滋蔓信難圖。願以藤爲戒，銘之於座隅。

實亦同時展現了白居易花木—女性諷諭詩的另種身影，而詩中所謂「寄言邦與家」更凸顯出白居易諷諭詩〈紫藤〉的家國政治旨趣，就此一特性而言，也與屈〈騷〉香草美人的比興精神密切契合。而經由上述不同型態的詩歌特徵，亦可見白居易花木—女性諷諭詩的基本意涵，不外君國政治層面的指涉。其中既富於屈〈騷〉的創作精神，卻又同時展現出詩人的變創風貌與特色。

伍、結 論

白居易〈讀張籍古樂府〉謂：「上可裨教化，舒之濟萬民。下可理情性，卷之善一身。」實已同時指出白居易本人諷諭詩的創作旨趣。至於白居易的諷

註三六：（同註一九）頁266-267。

論詩，除了五十首〈新樂府〉外，亦包括古體詩百餘首，與張籍之作有所異同。但就其創作本質而言，實與白居易〈與元九書〉中所說：「爲君、爲臣、爲民、爲物、爲事而作，不爲文而作。」與〈新樂府·序〉謂「首句標其章，卒章顯其志，《詩》三百之義也。」^(註三七)但他也在諷諭詩〈有木詩八首·序〉說：「因引風人、騷人之興，賦有木八章。」可見遠承《詩經》之旨，固然是白居易諷諭詩創作精神的主要淵藪，而屈〈騷〉本是「軒翥詩人之後，奮飛辭家之前。」的代表著述，故據劉勰所論屈〈騷〉有其繼承《詩經》的精神面向，例如「比興之志」、「忠怨之情」等，於是所謂香草美人的比興傳統，成爲屈〈騷〉遠承《詩經》，卻又富於變創的藝術特色^(註三八)。就此一層面而論，白居易既提出「因引風人、騷人之興。」可見亦將《詩》、〈騷〉同樣視爲精神一體的創作經典。因此藉由白居易花木、女性等等諷諭詩的具體考察，更可略窺白居易這些諷諭詩深受屈〈騷〉影響之一重要面向。尤其是透過白詩屈〈騷〉香草美人書寫兩者，從外在型態到內在意涵的深入比較，更可讓我們在《詩經》的傳統審視角度外，得以看見白居易諷諭詩中所映射出的濃厚楚〈騷〉身影及其豐富的多面向變創風貌。

註三七：見白居易〈新樂府·序〉（同註四）頁136。

註三八：參見劉勰《文心雕龍·辨騷》（同註2）；此外《文心雕龍·比興》論及興之諷諭曾舉禽鳥爲例謂「關雎有別，故后妃方德；尸鳩貞一，故夫人象義。」到屈〈騷〉中禽鳥則擴大成爲更富於普遍性的隱喻系統，故王逸〈騷〉謂「〈離騷〉之文，依《詩》取興，引類譬喻，故善鳥香草，以配忠貞；惡禽臭物，以比讒佞。」